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王尔德精选集

乔国强·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精选集 SELECTION

乔国强 编选 OF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FOREIGN

柳鸣九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LITERATURE

编选者序



王尔德的创作 与美学思想

乔国强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是一位靠写作博得名声的文学从业者,可他与通常意义上的作家似乎又有所区别。一般的作家往往是用其作品来张扬、表达自己的艺术主张,而王尔德则更喜欢用身体、服装、道具等来践约其艺术上的唯美思想;一般的作家愿意默默地创作,凭借其作品的实力来证明自身的价值,王尔德却偏偏选择了炫耀——炫耀财富、服装、美貌,炫耀过人的机智与幽默,甚至登上法庭后还不忘炫耀口若悬河的演讲技巧。与众不同的个性与潜质,决定了王尔德必定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王尔德的创作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在诗歌、童话、长篇小说、短篇故事、戏剧、理论文章、随笔、书信等体裁上都有所展示。由于王尔德的童话被翻译、介绍进来的时间较早,加之,这类作品中表现出了一些关注下层人的思想,所以他的童话在国内一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事实上,最能代表王尔德的创作风格和成就的应该是他的戏剧和长篇小说。前者代表了他的语言风格;后者代表了他的现代主义创作取向。

一、《道连·格雷的画像》： 一部“玩弄”丑恶与罪孽的小说

王尔德喜欢美和美的东西,故而经常被划分到唯美主义的阵营中。这种划分从大处着眼,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妥,毕竟他的戏剧创作与文论框架基本没有超脱出这一范畴。然而,具体到《道连·格雷的画像》这部小说,则似乎不能简单地贴上唯美主义的标签。相反,这是一部在整体框架的搭建以及书写方式上均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审美特色的小说。其标志是作者把笔触深入到丑恶与罪孽之中,即着力在美中发掘丑和美与丑之间的并列、转换关系。尽管现代主义艺术的风格不能一概而论,但从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先

否定。从这个角度上说,王尔德的理论和批评缺乏某种专业性的品质。然而,也正是这份执著于直觉和心灵的勇气,又使他的文章道出了别人无法道出的某种真理性的东西。

(一) 创作论:文学与撒谎

王尔德对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看法,主要表现在《谎言的衰朽》(1889)一文中。他在该文中认为,艺术的真正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撒谎;并指出当今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之所以呈现出平庸、粗俗、乏味、陈腐的气息,就是因为“说谎作为一门艺术,一门科学和一种社会乐趣”^①已经丧失和腐朽了。文学作品如果还想恢复以往的勃勃生机,必须先要复活说谎的本领。

撒谎或谎言在王尔德的创作理论中,主要是指艺术家在创作时所应具备的一种虚构、想像的能力。而且,他还把这种能力置于一切要素的首位。这也是王尔德为何在文中对“讲究精确”、“说真话”、“老年人”和“博学者”等抱有偏见的原因,即他认为这些行为和这些人对“想像力有致命的危害”。^②显而易见,王尔德判断一个事物正确与否的依据,是看可否影响、妨碍了想像力的发挥。换言之,想像力的大小决定了文学价值的大小,没有想像力的文学就不是文学。

当然,文学创作与想像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王尔德的独特发现,在其之前或同时期的一些作家、批评家也曾论述、强调过想像力在创作中的作用,譬如最为典型的是浪漫主义。可像王尔德这样把想像力提升至艺术的终极目的,甚至不惜用“谎言”这样容易产生歧义、但却格外醒目的词语来表达对其的推崇与张扬,还是很罕见的。王尔德在艺术上所表现出的决绝态度,除了与其一贯所追求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风格有一定关系外,也与他对本源的认识有关。

首先,王尔德的“撒谎说”把批判、否定的矛头指向了生活。针对文学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一说,王尔德提出了文学创作应该“同生活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③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先罗列了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两大罪状:(一)生活是“蹂躏其家园的敌人”;^④(二)生活“破坏了形式的完美”。^⑤然

① 王尔德:《谎言的衰朽》,见《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杨东霞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三二五页。

② 同上,第三二六页。

③ 同上,第三三二页。

④ 同上,第三三五页。

⑤ 同上,第三三七页。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兹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种书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创作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选编”为目标,分批出版,每批十种。

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兹表示深切的谢意。

柳鸣九

二〇〇八年十月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第五辑

但丁精选集/吕同六编选
莎士比亚精选集/方平编选
雪莱精选集/江枫编选
易卜生精选集/王忠祥编选
梅里美精选集/郑永慧编选
施笃姆精选集/杨武能编选
罗曼·罗兰精选集/许渊冲编选
纪德精选集/李玉民编选
薇拉·凯瑟精选集/朱炯强编选
乔伊斯精选集/刘象愚编选

第六辑

伏尔泰精选集/丁世忠编选
森鸥外精选集/高慧勤编选
里尔克精选集/李永平编选
冈察洛夫精选集/李辉凡编选
蒲宁精选集/顾蕴璞编选
圣爱克絮佩里精选集/刘华编选
萨特精选集/沈志明编选
荷马精选集/陈中梅编选
卡夫卡精选集/高中甫编选
柯莱特精选集/谭立德编选

第七辑

芥川龙之介精选集/高慧勤编选
王尔德精选集/乔国强编选
劳伦斯精选集/冯季庆编选
狄德罗精选集/罗凡编选
叶芝精选集/傅浩编选
海涅精选集/杨武能编选
欧·亨利精选集/李文俊编选
阿波利奈尔精选集/李玉民编选
洛佩·德·维加精选集/朱景冬编选
杰克·伦敦精选集/胡家峦编选

第八辑

威尔斯精选集/王逢振编选
莫里哀精选集/谭立德编选
格拉齐娅·黛莱达精选集/吕同六编选
德莱塞精选集/朱虹、董衡巽、郑士生编选
泰戈尔精选集/倪培耕编选
夏洛蒂·勃朗特精选集/宋兆霖编选
卢梭精选集/柳鸣九编选
密兹凯维奇精选集/林鸿亮编选
霍夫曼精选集/陈恕林编选
萨德精选集/柳鸣九编选

CONTENTS



目录 · 1

编选者序：王尔德的创作与美学思想 ····· 乔国强 · 1

长篇小说

道连·格雷的画像 ····· 乔国强译 · 3

戏剧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 乔国强译 · 161

莎乐美 ····· 乔爱玲译 · 214

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 ····· 刘须明译 · 239

理想丈夫 ····· 任一鸣译 · 294

真诚的重要性 ····· 芮渝萍译 · 367

帕多瓦公爵夫人 ····· 刘须明译 · 415

童话

快乐王子 ····· 赵洪玮译 · 473

夜莺与玫瑰 ····· 赵洪玮译 · 480

自私的巨人 ····· 赵洪玮译 · 485

忠实的朋友 ····· 赵洪玮译 · 488

了不起的火箭 ····· 赵洪玮译 · 497

少年国王 ····· 任一鸣译 · 506

小公主的生日 ····· 任一鸣 潘天一译 · 516

渔夫和他的灵魂 ····· 任一鸣译 · 529

星孩 ····· 任一鸣译 · 555

短篇故事

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 ····· 赵洪玮译 · 569

没有秘密的斯芬克司 ····· 赵洪玮译 · 594

坎特维尔的幽灵 ····· 赵洪玮译 · 598

模范百万富翁 ····· 赵洪玮译 · 618

诗歌

- 里丁监狱的歌谣 ····· 袁宪军译 · 625
- 鲍西娅 ····· 袁宪军译 · 649
- 自辩 ····· 袁宪军译 · 649
- 因为我爱得多 ····· 袁宪军译 · 651
- 爱的无声 ····· 袁宪军译 · 652
- 云中少女的合唱 ····· 袁宪军译 · 652
- 从春天到冬季 ····· 袁宪军译 · 654
- 愿她安息 ····· 袁宪军译 · 655
- 我记忆中的娇女 ····· 袁宪军译 · 655
- 歌 ····· 袁宪军译 · 657
- 公主的忧愁 ····· 袁宪军译 · 657
- 痛哭吧, 悲伤; 让善良盛行 ····· 袁宪军译 · 659
- 真正的知识 ····· 袁宪军译 · 659
- 哀歌 ····· 袁宪军译 · 660
- 莲叶 ····· 袁宪军译 · 663
- 一个幻像 ····· 袁宪军译 · 666
- 进入意大利的十四行诗 ····· 袁宪军译 · 666
- 旅途感怀 ····· 袁宪军译 · 667
- 阿耳戈斯的剧院 ····· 袁宪军译 · 668
- 神圣永存的城市 ····· 袁宪军译 · 668
- 济慈的墓地 ····· 袁宪军译 · 669
- 意大利 ····· 袁宪军译 · 670
- 新生 ····· 袁宪军译 · 670
- 巨变 ····· 袁宪军译 · 671
- 致弥尔顿 ····· 袁宪军译 · 671
- 走出黑暗 ····· 袁宪军译 · 672
- 虚度的光阴 ····· 袁宪军译 · 673

- 杜伊勒利宫花园 ····· 袁宪军译 · 746
- 装饰性幻觉 ····· 袁宪军译 · 747
- 阳台下 ····· 袁宪军译 · 749
- 致爱妻 ····· 袁宪军译 · 750
- 十四行诗:济慈情书拍卖 ····· 袁宪军译 · 750
- 新的忧伤 ····· 袁宪军译 · 751
- 短歌 ····· 袁宪军译 · 751
- 《石榴宫》题诗 ····· 袁宪军译 · 752
- 黄色交响曲 ····· 袁宪军译 · 752
- 在林中 ····· 袁宪军译 · 753
- 斯芬克司 ····· 袁宪军译 · 753
- 喀尔弥德斯 ····· 袁宪军译 · 763

散文

- 艺术家 ····· 赵洪玮译 · 789
- 行善者 ····· 赵洪玮译 · 790
- 弟子 ····· 赵洪玮译 · 791
- 老师 ····· 赵洪玮译 · 792
- 裁判所 ····· 赵洪玮译 · 793
- 智慧之师 ····· 赵洪玮译 · 795

随笔

- W. H. 先生的画像 ····· 赵洪玮译 · 801
- 王尔德生平及创作年表 ····· 乔国强编 · 827

也会对我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我照着他作油画、炭笔画和素描。当然,这些我全做了。但是,他对我来说,远远超过了模特儿或被画的人。这倒不是说我不满意自己给他画的画像,或者说,他如此之美而非艺术所能表达。没有什么艺术不能表达的。我知道,自从我遇上道连·格雷以后,我画的画很好,而且是我平生画得最好的画。不过说也奇怪——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我?——他的容貌使我想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手法,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我对事物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对它们的想法也不似从前。现在我能用以前未能察觉的方式来重塑生活。‘在思想的白昼里有梦的形式’——这话是谁说的?我忘了。不过,道连·格雷对于我恰是如此。只要这少年一出现——尽管他确实已经年过二十岁,但在我看来他还是个少年——只要他一出现——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其中的一切含义。他在不知不觉中为我勾画出了一个新学派的轮廓,这个学派将饱含浪漫主义的全部激情和希腊精神的一切完美。灵魂和肉体的和谐——这有多么的伟大!我们在狂妄中把两者截然分开了,结果发明了一个庸俗的现实主义,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哈里!你要是能明白道连·格雷对我有多重要就好了!你还记得我画的那张风景画吧,阿格纽愿意出很高的价,但我就是不愿意把它卖掉。这是我画过的最好的画之一。我为什么能画得这样好呢?因为我作画的时候,道连·格雷就坐在我旁边。一种奇妙的影响从他那儿传递给了我,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普通平常的树林中,发现了自己时时寻觅可始终没有找到的奇迹。”

“巴兹尔,这太离奇了!我一定要见见道连·格雷。”

霍尔沃德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园子里来回踱着步。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回来。“哈里,”他说,“道连·格雷干脆就是我艺术的主题。在他身上,你可能什么也看不到,而我什么都看到了。他的形象不在画中时更能感到他的存在。我刚才说过,他启示了一种新的技法。我可以在某些线条的折曲中和某些色彩的动人与微妙处发现他。就是这样。”

“那么,你为什么不愿展出他的肖像画呢?”亨利勋爵问道。

“因为我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在画像中倾注了全部难以理解的艺术崇拜。当然,我从来不愿同他说起这件事。他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他也不会知道。但世人也许会猜得到。可我不会向他们那浅薄、窥探的目光敞开我的心扉。我绝不会把心放到他们的显微镜下面。画像里有太多我自己的东西了,哈里——有太多我自己的东西了。”

“诗人们可不像你那么审慎多虑。他们明白,表现激情对出版而言是很有用的。如今,写破碎的心之类的书往往畅销。”

“我讨厌他们这么做。”霍尔沃德叫道,“艺术家应当创造美,但不应

“我要学这首曲子，太动人了。”

“那得看你今天姿势摆得好不好，道连。”

“哦，我摆腻了，我不要给我画和真人一样大的画像。”年轻人回答说，同时使性子地在琴凳上转过身来。他看到亨利勋爵，一度脸上微微地泛起了红晕，然后又连忙站了起来：“对不起，巴兹尔，我不知道你有客人。”

“道连，这是亨利·沃登勋爵，我在牛津时的老朋友。刚才我还跟他讲，你是一个最好的模特儿，这一下你可搞砸了。”

“你并没有搞砸，我见到你很愉快，格雷先生。”亨利勋爵走上前，向他伸出手去，“我姑妈常常跟我谈起你。你是她最喜欢的人之一，恐怕也是她的受害人之一。”

“阿加莎夫人现在要记恨我了。”道连带着一副滑稽的忏悔表情说，“上星期二，我答应跟她一起去怀特查佩尔的一个俱乐部。结果，我给忘得一干二净。我们本来要一起演奏二重奏——我想是三个二重奏。不知道她会怎么说我，我吓得不敢去见她了。”

“啊，我会让你跟我姑妈和好的。她对你真的很好。我想，你没去那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听众们也许真以为是二重奏呢，因为阿加莎姑妈坐到钢琴前，弹出来的声音足有两个人弹得那么响。”

“这样说对她而言很不好，对我而言，也不合宜。”道连·格雷笑着回答道。

亨利勋爵打量着他。是啊，他确实长得十分俊美，猩红色的嘴唇曲线柔和，蓝蓝的眼睛坦率真诚，金色的头发曲卷有致。他脸上有种让人一见立刻就会信赖他的神情。一切青春的正直和感情的纯真都表现在那里。你会感到，他还未曾受到世俗的污染。难怪巴兹尔·霍尔沃德对他崇拜有加。

“格雷先生，你太可爱了，不该去搞慈善——实在是太可爱了。”亨利勋爵说着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然后打开了他的香烟盒。

画家一直在忙着调配颜色，准备画笔。他看上去有些心事重重。他听到亨利勋爵说完最后那句话，就抬头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随后说道：“哈里，我想今天把这幅画画完，要是我请你走，你会觉得我很不礼貌吧？”

亨利勋爵微笑了一下，然后看着道连·格雷问：“格雷先生，我该走吗？”

“哦，请别走，亨利勋爵。我看得出巴兹尔又生闷气了。他生闷气时，我受不了。另外，我还想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能搞慈善？”

“格雷先生，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告诉你。这个话题很乏味，非得严肃

“一个多么让人快乐的理论!”她高声叫道,“我一定要照着它去做。”

“这是个危险的理论!”从托马斯爵士紧闭的嘴唇里蹦出了这句话。阿加莎夫人摇了摇头,禁不住也被逗乐了。厄斯金先生在侧耳聆听着。

“是的,”他接着说道,“那是人生的一大秘密。如今,多数人都死于某种卑躬屈膝的常识,而当他们发现惟一从不后悔的是自己所犯的错误时,已经为时已晚。”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他玩弄着这个思想,变得任性固执起来。他一会儿把它丢到空中,让它变换花样;一会儿放开它,但随即又把它捉了回来;他用幻想让其闪光,用悖论使其飞翔。他在玩弄中,对蠢行的赞美竟上升为一种哲学。那哲学自己变得年轻起来,踏着欢快的乐曲,如所能想像到的那样,穿着溅满酒水的长袍并戴着常青藤花冠,像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那样,在生命的山岭上翩翩起舞,嘲笑迟钝的赛利纳斯^①还未醉倒。事实如林中受惊的动物,在她面前纷纷逃窜。她那双白皙的脚,踏着智者奥马尔^②所坐的巨大的榨酒机,直到溢出的葡萄汁呈紫色泡沫涌到她光着的脚周围,或者说,红色的酒泡漫过酒桶,顺着黑色、湿淋淋倾斜的桶腰往下流。这是一件非凡的即兴作品。他感到道连·格雷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同时意识到在座的听众中有个人的心他要使其神魂颠倒,这似乎让他的才思敏捷,并给他的想像添加色彩。他才华横溢,异想天开,无所顾忌。他让听者不能自己,一起随着他的笛声开怀大笑。道连·格雷始终未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像着了魔似的坐在那儿,笑不绝口,在他逐渐黯淡的眼神里惊讶的神情越来越凝重起来。

最后,现实穿着时代的服装,以仆人的身分走进了房间,向公爵夫人禀报说她的马车已经在外面等候。她绞着手,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真讨厌!”她叫喊起来,“我得告辞了。我得先到俱乐部接我丈夫,然后送他上威利斯会议厅参加某个什么荒唐的会议,他要去主持这个会议。我要是去晚了,他肯定会发火。我可不能戴着这顶帽子和他吵架。这帽子容易坏。一句粗话都能把它毁坏。不说了,我必须走了,亲爱的阿加莎。再见,亨利勋爵,你很可爱,也很让人感到沮丧。我敢肯定地说我不知道如何评价你的观点。哪天晚上你一定要来同我们一起吃饭。星期二?你星期二有空吗?”

“为我我愿谢绝任何人,公爵夫人。”亨利勋爵说着鞠了一躬。

① 古希腊神话中酒神迪奥尼萨斯的养父和师傅,也是森林诸神的领袖。——译者注

② 奥马尔·海亚姆(1048?—1122?),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以四行诗闻名,郭沫若曾从英文转译其四行诗集《鲁拜集》。——译者注

“我想那是在看《罗恩格林》的那次吧，亨利夫人？”

“是的。正是在看亲爱的《罗恩格林》的那次。比其他作曲家，我更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声音那么大，你可以从头到尾地说话，没有人能听见你说了些什么。这是一个特大的好处，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格雷先生？”

又一阵同样神经质般短促的笑声从她那薄嘴唇里爆发出来，她的手指开始摆弄一把长长的玳瑁柄裁纸刀。

道连笑了，然后又摇了摇头：“我恐怕不这么想，亨利夫人。音乐演奏期间我从不说话——至少演奏好的音乐期间是这样。如果是在听糟糕的音乐，人们就有责任用说话声掩盖它。”

“哎呀！那是哈里的一种观点，不是吗，格雷先生？我总是从哈里的朋友那儿听到他的观点。这是我了解他的观点的惟一方法。不过，你别以为我不喜欢好音乐。我非常喜欢，但有些害怕。好音乐会让我太浪漫。我简直一直都在崇拜钢琴家——有时候一次崇拜两个，哈里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让我这么喜欢。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是外国人。他们都是外国人，不是吗？甚至那些在英国出生的人，过一阵子也就成了外国人，不是吗？他们可真聪明，这也是对艺术的赞美。让艺术世界化了，不是吗？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我搞的聚会，是吧，格雷先生？你一定来。我经不起恭维，不过，在外国人身上我可不会省钱。他们使你的房间看上去十分别致。哈里来了！——哈里，我进来找你，想问你件事——我忘了要问什么了——就这样，我发现格雷先生在这儿。我们非常愉快地谈了一会儿音乐，我们俩的看法很一致。不，我想我们的看法大不一样。不过，他一直都很愉快。我很高兴见到了他。”

“那太好了，我亲爱的，太好了。”亨利勋爵说，他竖起了他新月状的黑眉毛，带着感到有趣的微笑看着他们两个，“非常抱歉，我来晚了，道连。我到沃德尔街去找一块老式锦缎，花了好几个小时讲价钱。现在，人们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但不知道什么有价值。”

“我恐怕这就得走。”亨利夫人大声说道，她突然傻乎乎地笑了起来，打破了尴尬的沉寂，“我答应和公爵夫人一起开车去兜风。再见，格雷先生，再见，哈里。我想你们在外面吃饭吧？我也在外面吃。也许我会在索恩伯利夫人那儿见到你们。”

“可能会吧，亲爱的。”亨利勋爵说着，随手在她走出后关上了房门。亨利夫人走出房间的架势看上去就像一只在外面雨中待了一宿的天堂鸟，飞快地掠出房间，留下了一阵淡淡的赤素馨香水味。亨利点上一枝烟，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

“千万不要跟淡黄色头发的女人结婚，道连。”他抽了几口烟后说。

讨人喜欢。你前天毕竟跟我说起过什么事,我当时觉得不过是奇谈怪论而已,我现在知道那绝对是真的,而且是打开一切秘密的钥匙。”

“我说过什么,哈里?”

“你对我说,在你眼里,西比尔·文代表着所有浪漫的女主角——她一个晚上是苔丝德蒙娜,另一个晚上又是奥菲莉娅;如果她像朱丽叶一样地死去,那么她复活时就是伊莫金。”

“现在她永远也不会复活了。”年轻人轻声低语道,同时把脸埋在了手里。

“是的,她再也活不过来了。她扮演了自己的最后一个角色。但是,你一定要把她孤独地在花哨俗气的更衣室里的死仅仅视为詹姆斯一世时期某一出悲剧中的一个奇怪可怖的片断,或者视为韦伯斯特、福特、西里尔·特纳^①剧本中的一个奇妙的场景。这位姑娘从没有真正地生活过,所以她也从没有真正地死去。对你来说,她至少永远都是一个梦,一个掠过众多莎士比亚戏剧从而使之更为可爱动人的幽灵,一枝使莎士比亚戏剧音乐听起来更加丰厚和充满欢快的芦笛。她一接触现实生活,就把它给毁了,同时也被它所毁。于是,她就死去了。你如果愿意,就哀悼奥菲莉娅吧。你可以为科迪莉亚被绞死而把灰撒在自己的头上,你也可以为布拉班修的女儿之死而诅咒上苍。但你不要为西比尔·文空洒泪水。她没有她们那么真实。”

沉默了一会儿。夜色降临,屋子里的光线暗淡下来。阴影迈着银色的脚步从花园里悄无声息地潜入室内。房间里的东西都疲倦地褪去了色泽。

过了一会儿,道连·格雷抬起头来。“你已经替我向我自己做了解释,哈里。”他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低声说,“你所说的我都感觉到了,但不知为何,我却总有些害怕。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你太了解我了!不过,我们以后就不要再提已经发生过的事了。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仅此而已。我不知道生活是否还为我提供这样不可思议的东西。”

“生活会为你提供一切的,道连。凭你这样异常漂亮的外貌,你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哈里,假如我变得憔悴、衰老、满脸皱纹呢?那时又会怎么样呢?”

“呵,那时。”亨利勋爵说着站起来要走,“那时,我亲爱的道连,你就不得不为胜利而奋斗了。事实上,有人会吧胜利送给你的。不,你必须保持好你的美貌。我们生活的时代,读书太多而不明智,想得太多而不漂亮。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你。现在你最好去换一下装,坐车到俱乐部去。

^① 韦伯斯特(1580—1625)、福特(1586?—1639)、西里尔·特纳(1575—1626),均为英国剧作家。——译者注

给我做模特。你不来，我画不下去。”

“我再也不能坐在那儿让你画了，巴兹尔。这不可能！”他大叫了一声，同时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

画家凝视着他。“亲爱的孩子，你胡说什么！”他大声说道，“你是不是想说你不喜欢我给你画过的画像？它在哪儿？你为什么把屏风放在画像前面？让我看看。这是我画得最好的一幅画。你快把屏风拿开，道连。你的仆人把我的作品这么遮盖起来，简直是丢脸。我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房间有些不一样。”

“我的仆人与这事无关，巴兹尔。你不会想到我让他为我布置房间吧？他有时候帮我侍弄一下花草——仅此而已。不，我自己把屏风放在那儿的。照射在画像上的光线太强了。”

“太强了！这光线肯定不强，我亲爱的朋友。这地方放这幅画非常合适。让我看看这画。”霍尔沃德朝房间的角落走去。道连·格雷惊恐地大叫了一声，一下子冲到了画家和屏风之间。“巴兹尔。”他说，脸色非常苍白，“你一定不能看。我不希望你看。”

“不能看我自己的作品！你不是当真吧。我为什么不应该看呢？”霍尔沃德高声地问道，随之又哈哈大笑起来。

“你如果硬要看的话，巴兹尔，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只要我还活着，这辈子我就不再跟你说话了。我是非常认真的。我不做任何解释，你也别来要我做什么解释。但是，记住，要是你碰一碰这屏风，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就都结束了。”

霍尔沃德像是遭了雷击一般。他十分惊愕地看着道连·格雷。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道连这副样子。这年轻人气得脸色煞白。他双手攥得紧紧的，两颗眼珠就像两个闪烁着蓝色火光的圆盘。他全身抖个不停。

“道连！”

“别说话！”

“可这是怎么回事？当然，如果你不想让我看，我就不看了。”他十分冷淡地说，他转过身，朝窗子走去，“但是，我连自己的作品都不能看，这实在是非常荒唐，尤其是今年秋天我还要在巴黎展出它。在展出前，我可能还要再给它上一层油彩，因此，哪一天我一定要来看一看，今天为什么不能看呢？”

“展出它！你要展出它？”道连·格雷惊叫道，一种莫名的恐怖感袭上心头。要向世人展示他的秘密？人们将会凝视他生活的秘密？这可不。要做什么——他不知道究竟要做什么——不得不立即就做什么。

“是的，我想你不会反对的。乔治·佩蒂要收集我最好的画到塞兹

对这类傲慢无礼和故意的轻蔑,他当然不去理会。在大多数人看来,他直率快活的举止、孩子般迷人的微笑,以及那似乎永远伴随他的美妙青春的无穷魅力,其本身就足以回答那些诬蔑中伤,因为他们就是把关于道连的谣传称之为诬蔑中伤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曾经跟他关系非常亲近的人,后来似乎也在躲避他了。一些曾经狂热地爱慕他、为了他而不顾社会的非难和蔑视社会习俗的女人,现在见到道连·格雷走进房间,就会羞惭或恐惧得脸色苍白。

不过,在许多人眼里,这些私下里传递的流言蜚语只会增加他奇怪而危险的魅力。他拥有的巨大财富为他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社会,至少文明社会,决不会十分轻易地相信任何有损于既有钱又有魅力的人的传言。人们本能地觉得,风度比道德更为重要,而且还认为,再怎么高尚也远远不如拥有一个好厨师。毕竟,如果有人用很差的饭菜或劣等的酒水来招待客人,即便有人告诉你这个人的私生活无可指责,你也会觉得这不过是个可怜的安慰罢了。就像有一次他与亨利勋爵谈起这个问题时勋爵所说的那样,即便是那些基本的德行也无法补救一道半冷半热的主菜。对他的这种观点,还有很多话可说。上流社会的准则和艺术的准则是相同的,或者说应当是相同的。对上流社会而言,形式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它应该有礼仪的尊严及其不真实性,而且还应该将浪漫戏剧的虚假成分同剧中让人感到愉悦的机智和美结合起来。虚假就那么可怕吗?我认为并不可怕。虚假只不过是丰富我们个性的一种手段而已。

这至少是道连·格雷的观点。他过去常常对某些人浅薄的心理感到惊讶。这些人认为,人的自我是简单的、永久的、可靠的,是一种实体。对他来说,人是一种具有无数的生活和无数的感觉的存在体,是一种复杂的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动物,其自身承袭了一些思想和激情的奇怪遗产,其肉体则沾染上了前人各种怪异可怕的疾病。道连喜欢漫步在自己乡间住宅荒凉阴冷的画廊里,观看那些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前人的各式各样的画像。这幅是菲利普·赫伯特的画像。弗朗西斯·奥斯本在他的《回忆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国王的统治时期》一书中,对赫伯特描绘道“因英俊面容而得朝廷的宠爱,但他的美貌并未久留”。他有时候过的就是青年赫伯特的这种生活?难道某种奇怪的毒菌从一个躯体蔓延到另一个躯体,最终也蔓延到了他的身上?是不是因为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先人那已毁损的魅力,才迫使自己在巴兹尔·霍尔沃德画室里突然间毫无因由地许了一个从此极大地改变了他生活的痴愿?这儿是一幅安东尼·谢拉德爵士的画像。他站在那儿,身穿着绣金红马甲和镶着宝石的外衣,戴着宽而硬的轮状金边领和袖口,银黑色相间的盔甲堆在他脚边。这个人的遗产是什么呢?这位那不勒斯的乔万娜的情人是否把罪恶和耻辱遗产传给

呢？你问我亨利·艾什顿和青年珀思的事儿。难道是我教前一个去犯罪，后一个去放荡吗？如果肯特的傻儿子在街上找个女人娶来做老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艾德里安·辛格尔顿在自己的账单上签上了朋友的名字，难道我成了他的看护人？我知道在英国人们是怎样饶舌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粗俗油腻的饭桌上发表自己的道德偏见，对那些比他们过得好的人的所谓放荡生活窃窃私语，以表示自己出入上流社会，跟他们所诽谤的人关系密切。在这个国家，只要你是个有个性、有头脑的人，就足以让每一个普通人对你说三道四了。而那些摆出一副道德高尚样子的人自己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亲爱的小伙子，你忘了我们生活在伪君子的故乡。”

“道连，”霍尔沃德叫道，“那不是问题所在。我知道英国是够糟糕的，英国社会全都不正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你好的原因。你一直都没有做到。人们有权利从对朋友的影响来判断一个人。你的朋友似乎对荣誉、善良和纯洁都毫不理会。你向他们灌输了一种追求享乐的疯狂欲望。他们已经深陷其中。你把他们带到了这种境地。是的，你把他们带到了这种境地，而你自己就像现在这样，却还能笑得出来。在这现象的背后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我知道你同哈里形影不离。且不说是什么别的原因，单为这个，你就不应当让他姐姐的名字成为笑柄。”

“小心点，巴兹尔。你太过分啦。”

“我必须要说，而你必须得听。你听着。在你初次遇见格温多林夫人的时候，从来没人说过她一句闲话。在伦敦，现在哪一位正派女人还愿意在公园里同她一起乘坐马车？哼，甚至连她的孩子也不允许跟她住在一起了。另外，还有其他的传言——传言说有人看见你快天亮时从那些可怕的地方溜出来，还伪装一番，鬼鬼祟祟地钻进伦敦最肮脏的贼窝。这些都是真的吗？这些可能是真的吗？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笑了。现在我又听说了，这让我感到战栗。你的乡下别墅，还有你在那儿的生活怎么样？道连，你不知道人们都是怎么议论你的。我不会跟你说我不想对你进行说教。我记得，哈里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想把自己变成临时的传道牧师的人都是以这句话开头的，然后就自食其言了。我确实想对你进行说教。我要你过一种受世人尊敬的生活。我要你有一个清白的名声和良好的历史。我要你断绝跟你往来的那些坏家伙的关系。别那样耸动肩膀。别那样冷漠无情。你有着一一种惊人的影响。让它成为美好的影响，而不是邪恶的影响。他们说，你败坏了所有你与之亲近的人。他们还说，你只要一走进某人的家门，某种耻辱就会随之而来。我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我怎么能知道呢？但人们就是这么说你。我被告知的那些事，似乎是无可置疑的。格洛斯特勋爵是我在牛津大学时代的至交。他给我